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

魯 豈 編 次
蔡 夢 弼 會 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嘗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山名禹貢在河東之西界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

若天闕焉魯嘗謂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釋氏要覽引釋名寺祠也謂治事相嗣續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孝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土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屆洛陽勅於鳩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置寺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也隋大業中改為天下寺為道場

已從招提遊

高僧傳天竺國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

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僧是也又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至唐復為寺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

一也**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虛一作靈籟音籟籟也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以其背陽故

為重陰匝寒之地風聲為天籟水聲為地籟笙竽為人籟靈籟即風也靈者善也如兩曰靈兩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

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謝莊月賦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月林散清影**萬物之影無如月影最清謂之金波取其清也

古人云人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此言奉先寺之風聲月影皆佳致也**天闕象緯逼**天闕指龍門也

王荆公改天闕作天闕蔡興宗考異作天闕以余觀之皆非是乃臆說也按洛陽記闕塞山在河南縣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晉趙鞅納王

使汝寬守闕塞杜預注洛西南闕口也俗名龍門今河南府東一百八十里

有龍山即禹所鑿三秦記魚鼈上之即為龍門否則點額而還兩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龍門者乃天闕門也天有九闕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甫宿於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闕勢逼於象緯

矣庾肩吾禹廟詩侵雲似天闕**雲臥衣裳冷**山高則多雲霧夜宿此寺如臥於雲霧之中而衣裳皆冷潤也鮑昭

升天行詩風餐香**欲覺聞晨鍾**覺居效切寤也**令人發深省**省悉井切

松栢雲臥恣天行**悟也**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為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岩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

巫吹角嘗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所覺者也甫言睡竟忽聞晨鍾令人深有省悟其亦香岩道吾之儔得於聲聞緣竟者邪

贈李白

李白將為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

東都洛陽也

所歷厭機巧

東都自經安祿山史思明再陷之後民物貧窘

故機巧趨利風俗薄惡甫二年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詩魏葛屨其民機巧趨利

野人對

羶腥

野人甫自稱也謂兵戈之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羶腥之氣也

蔬食常不飽

謂物之

趙子欒曰此意似雖曰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

豈無青精飯

下園曰青或作菁一作粗一作餽一作粹按陶隱居登真隱訣青精飯東海小童方也又云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餽飯法方授王褒訊音

迅注云餽之言餐也謂以酒蜜藥草葷餐浸而暴之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又云以南燭草木煮汁漬米為之彭祖云

大宛有青精先生清靈真人注曰南燭冬不凋春色味珍好亦為青精也又登真隱訣圓散十法中五月十一日精石飯注云上仙靈方

服之令人童顏又登真隱訣神仙王君青精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青

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即洒之令飯作紺青色服二合填胃補髓殺三虫神仙食之南燭草木樹木

而葉似草一名侯葉一名草木之王神仙傳李抱祖有岷山山人授青精餽飯方又伯高常服青精飯隱處方臺真誥霍山有道士鄧伯

元授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又云故服餽否春草生此物易尋謝任伯云世俗無餽字郭忠恕佩觿云師申州水名餽為飯名陸龜蒙用

青精飯對白袂裘皮日休詩亦有半月始齋青餽飯移時空映白檀香之句餽內外諸書並無此字今讀作迅李林新編云注此詩者曰

梁安成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瘦郭之形骸枯槁或椽飯青羹
 惟日不足或葭菻文席樂在其中按青羹為羹謂之青羹字書青羹
 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蕘即此物也南書蓋用道書中陶隱居
 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飢飯飢音迅謂餐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
 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南所謂菁精飯也神
 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
 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
 枝葉蓋一物也以菁羹為青精則誤甚矣夢弼謂青精乃神仙之所
 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黃
 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黃沉于地者為地黃生于中者
 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

好苦之大藥資
得治作大藥今當尸解去又丹書抱陽山人藥

使我顏色好
莊子大宗師篇許由曰盲者無以與乎顏色之

山林迹如掃
藥有大費錢帛家素貧乃不從陶隱居以神丹可成常若無藥白樂天詩恨無大藥駐朱顏

李侯金閨彦
李侯指白也

脫身事幽討
翰林故云金閨彦也仁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彦

絕無人煙蓋
東都之不可居也

色奈何山林之跡
如掃謂兵火之後

也彥美士也
漢時凡待詔必於金馬門白嘗供奉

翰林故云金閨彦也
仁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彦

幽討謂窮討幽趣也唐書白傳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帶放還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投道錄是也

亦有梁宋遊

有一作在梁古大梁今東京汴州也宋古杞國今南京應天府也白時得還與甫同在洛將適

梁宋也後在梁亦與甫同遊按集有遣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

曰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問唐書李

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是也

方期拾瑤草

梁地有香爐峰神仙所居之迹瑤草乃

湖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白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為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蕩不樂仕宦有意

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為尸解也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

江淹登香爐峯詩瑤草正翕翹注瑤草玉芝也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岱宗夫如何

夫如字語辭也按諸本皆作夫獨師古本作天謂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也岱宗岱山也今屬兗州

升中告岱于此是山為五嶽之長也

齊魯曾青未了

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猶

未窮故云造化謂天地也鍾聚也言天地鍾聚神青未了也秀之氣于此山也晉孫綽天台賦序天

台者山岳之神秀也陰陽割昏曉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泰山之湯

胃生曾雲盪他浪切條也曾通作層積也言山之高雲拱積疊

而生于山人登山故雲氣盪其胃公羊傳觸石而出胃寸而合不崇朝

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消水蕩其胃公亦借用之

決皆入歸鳥皆前智切目睫也言山之高觀望之遠目皆決裂

必決皆公亦借用之也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登臨山之絕頂俯視

知尊乎泰岳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

朝宗之義為如何南望岳之作未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

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者哉孟子盡心上篇孔子登

泰山而小天下揚子李行篇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

登兖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兖州漢之東郡也公父閑嘗為兖州司馬公時省

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客居兖州有分好玠子

乃建封也論語鯉趨而過庭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海岱青徐與兖相接書禹貢海岱維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孤嶂秦碑在史記秦本紀始皇

東行郡縣上鄒嶧

山與諸生刻石
頌德李斯作文
荒城魯殿餘
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殿皆
見隨懷而靈光
從來多古意
臨眺獨躊躇
躊躇直由切躊躇直
也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
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
東嶽泰山也公羊傳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
震

雷翻幕燕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驟雨落河魚一

作溪座對賢人酒
魏志徐貌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而貌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貌曰中聖人達

白之太祖太祖怒甚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
清者為聖人獨者為賢人貌性修謹偶醉言耳
門聽長者車

聽他經切聆也長者車指許主簿也前漢陳平
傳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相邀愧泥溢
溢乃

定切
淖也
騎馬到塔除

臨邑舍第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

纂要天地曰二儀

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遙連

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訐噉噉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竈鼉力

謂無是物

以為橋梁也汲冢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竈鼉以為橋梁又王子年拾遺記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竈鼉以為橋梁

空瞻烏鵲毛

淮南鴻烈傳烏鵲填河

燕南吹呖畎濟上沒蓬蒿螺

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

徐關今齊州為水所浸成水府也

碣石小秋毫

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為水所沒其細如秋毫也

白屋留孤樹

白屋已漂

矣惟孤樹存焉

青天矢萬艘

天或作雲艘竈曹切艘船之總名言江天泛漲船行之速也

吾衰同

泛梗

梗古杏切木名

利涉想蟠桃

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利涉望之也山海經東

海有山名度索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

賴倚天涯釣

賴倚一作倚却

猶能制手巨鼉

擊天列切挽也甫以擊鼉比戡司之大手必能治水河邑之所特賴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毒之訐之於帝帝命禹彊使巨鼉率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五山始

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入率足不
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劉九法曹鄭瑕上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謝宣城詩江月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掾曹乘逸興

鞍馬去相尋

一作鞍馬到荒林

能吏逢聯璧

晉潘岳字安仁少号奇童夏侯湛字孝若

幼美容觀每行止同輿接因京師謂之連璧

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

吹尺鴛切壺也古今

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俗

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揚柳黃覃子赤芸揚望行人十曲也

泓下亦龍吟

一作樽酒宜如此人生復

至今白頭逢晚歲相顧一悲吟泓鳥宏切下深兒馬鞞長笛賦近世雙笛從氏起氏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已上人茅齋

或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

秋興賦序偃息不

可以賦新詩
枕簟入林

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

江或作紅白羽謂扇也南史張鞞弱冠知名道士陸脩靜

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王彥輔云釋書楞伽經贊曰善禪師折蓮為羽名曰羽蓮

天棘蔓青絲

天一作

作夢或作弄皆非也天棘即天門冬也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声相近也葉又酷似青絲而僧居多種之本草圖經天門冬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丈餘葉如面香極枝細而疎骨有逆刺亦有滑而無刺者其葉如絲形而細散皆為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誠天門冬也明矣或謂梵語以柳為天棘偽言耳蓋欲入无所稽考也

遁詞 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甫蓋言我空忝為許詢之流而難酬對支遁所以美已上人也世說支遁許詢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維摩詰經支遁一藝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拊弄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甫美白善五言詩有如陰鏗也陳書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

能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

余亦東蒙客

東蒙山名甫時寓兗時也 憐君如

弟兄醉眠秋共被

此暗用事也後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晉祖述劉琨情好綢繆共被

而携手月同行

月或作日詩衛國風携手同行

更想幽音處還尋北郭

生

比郭生指范十隱居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

言无塵俗氣也 落景聞

寒杵

落景謂斜陽也江淹雜体詩徘徊踐落景

屯雲對古城

廣雅屯聚也

向來吟橘

頌楚詞屈原九章橘頌后皇佳植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刺棘圓果搏兮青黃雜揉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緇且修焉而不媿兮嗟尔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迁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謹終不失過兮秉德无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虽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惟欲討尊羹**尊羹音純水菜也甫咀味橘頌之作也張翰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神農本草草部蓴生水中葉似鳧春夏細長肥滑三**不願論箸笏悠悠**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為猪蓴

滄海情甫無箸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

宛於爰切漢武紀太初四年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鋒稜瘦骨成魯

作秀謂馬以神氣清勁不在多肉也

竹批雙耳峻

批匹迷切擊也後魏賈思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魯國

黃伯仁龍馬頌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謂遠也

真堪託

死生

漢劉備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躍三丈遂得過又晉劉叔

之為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驍騰有如此顏延年楮白馬賦品藝驍騰萬
澗而脫此皆所謂堪託死生也

畫鷹

素練風霜起風一作如蒼鷹畫作殊作臧各切又側箇切造也攬身思狡

兔攬與悚同懼也晉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側目似愁胡鷹產於岱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孫楚

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條鏃光堪摘條他刀切編絲繩也鏃辭戀切圓轉何當擊凡鳥毛

血灑平蕪光悅而可摘取也

暫如臨邑至峭山湖亭魯嘗曰峭玉篇助麥切鄭印謂峭當作厝資昔切

奉懷李負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跳徒聊切躍也暫曾遊阻詞伯詞伯謂詞人之長指李負外也却望懷青關青關地名李負

外之所居也
靄靄生雲霧
唯應促駕還
謂天將兩故督車馬速歸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北海郡唐之青州也歷下亭在齊州唐之濟南郡也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邕起為括州刺史而後云上計京師以讒嫉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杜田云齊州使園今猶有亭子時邕為青州刺史甫陪宴于歷下

故作是詩也

東藩駐卓蓋

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今之太守即古之諸侯為王藩屏者也駐卓蓋謂留治于此郡也後漢

輿服志中二千石皆卓蓋朱兩轡

北渚凌清河

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

海

右此亭古

右一作內海在東而州在西故謂之海右亭古言作之之久也

濟南名士多

齊州唐為

濟南郡名士即詩題所謂邑人蹇處士等是也

雲山已發興

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玉佩仍當歌脩竹不

受暑交流空湧波

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

蘊真愜所遇落日

將如何

謂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愜奈何與未闡而賓筵將散日已西頽故嘆也

貴賤

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重儲用切再也貴指言李邕賤庸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則一人生

天地間勞形躄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
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南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

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李邕

序唐李邕傳邕天室初為汲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
負外郎出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按此亭乃之芳

所創是詩乃邕
為之芳而作也

吾宗固神秀吾宗指負體物寫謀良美吾宗人稟神秀
外之芳也體物寫謀良舊有此亭而之

其謀謨創建此亭頗有長過人之舊有此亭而之形制開古跡舊有此亭而之

甫有詩云海右甫有詩云海右曾冰延樂方謂重陰沍寒之氣排煩暑爽情
謂重陰沍寒之氣排煩暑爽情

思可以歡引歡笑此其術也方乃術也神異經北方有曾冰万里

厚百丈謝靈運詩峩峩曾冰食曹植鬪雞詩主人寂無為衆賓進

樂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極為雄壯又襟帶濟水巨方

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為雲雲在高興泊煩

雲氣屯聚如莊然莊者屯聚之義妙言襟帶之遠也高興泊煩

促謂陰涼之氣爽人也張茂先蒼何郎詩煩促海有餘永懷清典常言之芳以常道化
民風俗肅清人懷

其惠永永不忘也詩維
以不永懷易既有典常
含弘知四大含弘者謂古城廣遠無所
不包足見其有四大之制

易坤卦含弘光大老子
出入見三光大山高出一日皆為
隱見一出入皆為高可

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
以望而見之漢班孟堅典
負郭喜粳稻粳柯彭稜也
稻屬稻稔也安時

歌古吉祥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帥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
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觀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為

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莊子大宗師篇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又人間世篇吉祥止止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太守李邕也
負外李之芳

也是時乃邕唱之於
前而甫扣之於後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解舍中
大池是也水北曰陰按地理志

亭居鵲湖之北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
昏明異候也向如謝惠連詩行雲星隱見是也

跡籍臺觀舊觀古玩切諦視也此亭乃園籍所載後齊築作
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敞以新亭也氣溟海嶽深謂
此

城憑太岳襟帶滄海海嶽城憑太岳襟帶滄海海嶽
之氣溟濛然而深邃矣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堞徒協
切城上

垣也之芳疏鵲湖種圓荷修飾堆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
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世思之而不志以為勿剪勿伐也

芳宴此

時具

具今作俱謂賓客畢集于此也謝眺曲水宴詩嘉樂具矣芳宴在斯

哀絲千古心

絲一作絃哀絲

謂琴瑟之音哀怨也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觀今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琴瑟而已禮記絲聲哀

主稱壽尊客

謂此亭居鵲湖

稱舉也言主人重客故舉觴為壽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筵秩宴北林

謂此亭居鵲湖

筵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序也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甫吟

蓬窻華戶甫自言貧賤之居昔諸葛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為本土之音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宜無思鄉

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興為如之何猶得燕為梁甫之吟不亦善乎三齊略記載諸葛亮梁甫吟曰步出

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疆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

謀國相齊晏子余按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景公請去之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

功而食公孫接曰一搏特狷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

食桃而母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鼉衝左驂以入底柱之流治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九里得鼉而殺之

左操馬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若治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二子取功不及而自殺古治子亦自殺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任城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麥熟經時雨蒲黃八月天晨朝看白露月令仲秋之遙
想舊青檀想一作憶幽詩九月授衣故公因白露降想青檀而
思故鄉也晉王獻之夜臥齋中有偷入室盜物都盡
獻之徐曰青檀我家舊物可尽置之羣盜敬驚走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謂蕭何也梁日帝

王孫謂蕭衍也蘊藉為郎父東觀漢記桓榮桓恭有蘊藉魁梧秉哲尊周勃

傳魁梧奇偉書酒誥經德秉哲詞華傾後輩傾倒也使後輩見之皆傾倒也風雅藹孤鶩

鶩虛言切飛率貌言宅相榮姻戚蕭兄乃甫家從姑之子故有

孤為外家戚氏所養戚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

此宅相後為尚書郎北史李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

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兒童惠討文外祖梁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也

論方兒童時得蕭兄見知真自幼謀拙媿諸昆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

厥後謀拙每媿諾昆甫
與蕭乃姑舅之昆仲也
漂蕩雲天濶言相去遠也沉埋日月奔

謂光陰易失也
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甫恨衰老空想古人無由如伊尹之致君為堯舜也

中散山陽鍛鍛都玩切小冶也山陽僕屬兖州晉替康為中散大夫居山陽康性絕巧而好鍛向秀為之佐相對

欣然旁若無人鍾會造
康康鍛不輟各見本傳
愚公野谷村愚公谷在青州臨淄縣韓非子昔齊威公逐鹿入谷

謂父老此為河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
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隣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
宜紆長者

輟謂時子美在充青之間自以為其居僻矣而蕭兄來顧之也或又謂譏蕭兄之不來訪我也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

多長者
歸老任乾坤言無求於人也

過宋負外之問舊莊負外季弟執金吾見知

於代故有下句按唐書之問弟之悌之遜為連州參軍不言為執金吾宋之問集有溫泉

莊卧病詩多病卧茲嶺寒寥倦幽獨賴有嵩上仙高枕長在目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阿山阿也陽阿乃山之南河南郡境界簿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

首陽祠陸機洛陽記首陽山東北去二十里枉道祇從入吟詩
阮公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

向一作看淹留駐亦之義甫枉道來過為之淹

留欲問耆老負外平日之事而負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更識將軍樹

將軍樹美金吾也後漢馮

異傳異為人謹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屏樹下軍中号為大樹將軍

悲風日暮多

復悼金吾之已

死矣周庾信麟趾殿校書和刘儀同詩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鮑照翫月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

衣露淨

琴張暗水流花逕
春星帶草堂
檢書燒燭短

古樂府看書法

燭滅看劍引孟長

看劍一作說劍一作煎茗因話錄徐世長看劍飲酒酒酣弄劍醉不知止

詩罷聞

吳諫扁舟意不忘

言其聞吳人之諫故有扁舟五湖之趣

右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雲衢 俞成 元德 校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

五聖圖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被唐書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宅

遂發得之乃致玄元廟於天益坊親享于新廟是歲又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老子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爲太清宮天寶八年前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大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

聖皇帝字海南志上清宮唐都老子廟也乾封中号玄元皇帝廟開元末廟北別建玄元觀後改曰上清宮宮

內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長安志引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

各致玄元皇帝廟一所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爲宮二年西京改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此詩當在天寶以前作也

配極玄都闕

配匹也極謂比極也闕閉也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靈乃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

廟

馮高禁籙長

高一作虛一作空候書音義禁死之籙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

守桃

嚴具禮

周禮分官守祀注遠廟曰祀迂主之所藏也守祀掌守先王之廟祀故監朝謂之守祀

掌節鎮

非常

節符節也掌所賜之符節以鎮重其朝也地官掌節注即猶信也

碧瓦初寒外

碧瓦以琉璃為

瓦也初寒拍冬日也

金莖一氣旁

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栢梁臺銅柱承露仙人掌

之屬也

山河扶繡戶

言繪畫之麗也鮑昭行路難文窻繡戶垂羅幕

日月近雕梁

言棟

宇之高也

仙李盤根大

李拍李氏也元妙內篇經曰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元姓老君拍李木曰此為我姓本行

經曰太上道君既託供氏之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太極左仙公焉玄曰託神李母生即皓然以上皇元

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至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関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

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有綠李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探得李詩曰盤根植壠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映三川

奕葉光

趙子縈曰此以紀玄元之盛美老子之生拍李木為姓唐室以老子為堊祖則自老子盤根而來至唐又如猗蘭之

猗二是為累世有光也○或曰郭子橫洞真記漢武末生景帝夢一赤霓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竟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

戶牖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世家遺舊史

遺一作隨司馬迂道作史記有老子傳

德付今王

封氏聞見記開元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隨德經令李者習之

畫子看前輩吳

生遠擅場

名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李書於長史賀知監李書不成因攻畫留曹道遙公草

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躰自為一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交州暇亡縣明皇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非有

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後身也張衡東京賦秦政利甯終得擅場

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幽都二十餘萬里地

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妙絕動宮牆

君臺殿高敞下瞰伊洛仙泥朔芝像皆開元楊惠

五聖睽龍衮

晉作連劇談錄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也

千官列鴈行

朱景元畫

斷吳生畫東都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雷心奪造化居神品之上也

冕旒俱秀發旌旆

盡飛揚翠栢深留景

言栢葉歲寒不彫也

紅梨迥得霜

言梨葉得霜而紅也

風箏吹玉柱

言風揚奏樂之韵也柳渾七夕詩清露下羅衣秋風吹玉柱

露井凍銀床

銀床井欄也晉樂志淮南王蒨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泉

身退卑周室

史記本傳老子周守藏史見周

之衰遂去刘向列仙傳李耳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周

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令尹喜迎之乃使著道德經

經傳拱漢皇

河上公注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責以不伯公

即躍在虛空中帝即稽首禮謝公即授老子道德經章谷神如不

死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也養拙更何鄉鄉一作方何鄉

無何有之鄉

龍門韋沐東都記龍門号双闕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謂驛道兩傍之木也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一十八里

氣色皇居近皇居謂洛京也金銀佛寺開龍門山上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

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水陳作陸相閱征塗上閱視

生涯盡幾迴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兵車行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衆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

託於段以刺立宗也論語不以兵車晉仲之力也師古曰律詩拘於声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辭不能達夫

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尔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躄而駭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遺无所留帶如

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声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為唐巨元宗作元宗承太宗米

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切用張九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揚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世吐蕃為患者元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麟麟

麟離珍切麟衆車聲也詩秦國風有車麟麟

馬蕭蕭

詩車攻篇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

各在腰

行人謂行役之人也

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云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咽

賤又木蘭辭云巨碎耶娘去暮宿黃河邊

塵埃不見咸陽橋

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行塵埃空

起故橋為之不見也下園曰秦獻公元年城櫟陽徙都之住今萬年是也又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翼閼徙都之韋昭云秦所都武帝

謂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各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嶷諸山之南故曰咸陽

牽衣頓足攔道哭

古東門行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前僕揚揮報

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哭聲直上干雲霄

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道旁過者

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點行者僕書謂之更行以了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元宗數出兵故

點行之法頻也豈知成周之制用民不過三日者乎

或從十五北防河

防河謂築堤備河水泛決也

至四十西營田

營田謂如漢趙充國所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於農之意也

去時里正

與裹頭

里正即今保正蜀乱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 俱戰亡又括鄉里少小為之里正與裹頭撥甲歸來頭

白還戍邊

還一作猶古者及丁方裹頭少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 已白還又戍邊疆蓋言役使無已也鮑昭東武吟少壯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邊庭流血成海水

書武成篇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武

皇開邊意未已

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

百州

杜田云唐十道志有河北無山東全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 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

河北為山東甫意託武皇以刺玄宗也是時揚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為將領漢陽突騎生事邊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

賊無復唐有元宗殊不悔悟 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

千村萬落生荆杞

廣雅落居也阮嗣宗詩堂上生

荆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丈夫出征雖婦人代把犁鋤奈

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 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今不然也

况復秦兵

耐苦戰

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作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

被驅不異犬與雞長

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一作役夫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

西卒

關一作隴一作如今縱得休還為隴西卒關西指函

縣官

云急索

一作縣官急索租者非也索色責切取也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九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之縣官租

稅從何出

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急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無所從出况耕夫出征田萊

多荒將何以

信知生男惡

惡一作兒揚泉物理論秦始皇起隳山之家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民歌曰生男謹勿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散骨相支狂

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比隣

得一作是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婚姻孔云

生男埋沒隨百草

生男人所喜

生女人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惡生女為好蓋男兒充了驅之戰埋沒草野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隣或時相見此皆有所感像而為是

君不見青海頭

按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立功也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

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渾密迤蘭翻

古來白骨

無人收

公亶白者蓋託之以與也左氏傳吾收尔骨焉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

勸王粲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新鬼煩冤舊鬼哭

左文公二年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龍

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声龍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出此死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龍盡收葬之風

賦持此幽煩冤琴賦拂帽煩冤

天陰雨濕聲啾啾

聲一作悲青海軍迫近吐蕃此邊地郡也昔文王殯

枯骨當世掃其仁。今元宗婁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者不復收葬。使
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文王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
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
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繼踵也。楚詞山鬼篇。猿啾啾兮。又夜鳴
雷。填填兮。兩其真。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謂歲除夜也。詩唐更長燭明不可孤。

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舍一事無。言長安旅中少兒相

與博塞為歡娛。博塞一作賭博。塞先代切。字正作塞。行碁也。謂

古者烏曹作博。說苑塞行碁。相賽謂之塞也。前漢吾仁壽王以善碁

五特詔調博。十後漢梁冀能六博。注禁辭曰。魏蔽象碁有六博。王逸

注。投六者行六碁。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一碁。六碁白。六碁黑。

所。魏頭謂之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白。刻為二畫者。謂之黑。一必

不畫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格五者。鮑之塞。經曰。塞有。馮陵大叫

呼五白。五白即今之骰子也。左傳。黃陵蔽邑。石竟。與蔡。附書。馮陵

此三成。梟而牟呼五白。此晉制。犀比。費曰。日此季。良注。魏蔽。袒跣不

肯成。梟盧。盧一作牟。梟盧即今之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猶有

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石季龍伐涼威公重華用謝文為將軍夜二梟鳴於牙中文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里擯以還雅劉裕及毅在毅吹擲得雅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吞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声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宝与韓黃李根等博蒲誓之曰出云博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二盧於是二擲尺盧袒跣大叫英雄有時亦如此

邂逅豈即非良圖

如劉毅慕容等皆一時英雄猶如此蒲博則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所謂良圖則毅

裕以下成事實以卜富貴也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

百萬

儋与檐同儋石言一儋一石也儲无儋石家至貧也劉毅家无儋石一擲百萬其志已見於布衣窮時後卒大事无不如

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可已邪甫貧賤中虽有太志觀自言致君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袒跣不肯成梟盧也南史相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无儋石之儲博蒲一擲百萬共卒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楊雄家无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嬰為儋石受二斛晉均曰石斗石也明帝紀家廢儋石之儲注前漢書音義曰儋丁監切言一斗之儲方言作儋云堯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郭景純注曰所謂家无儋石之儲者也埤雅曰大鑿也字或作儻音丁甘切說文負荷也後漢宣秉无儋石之儲注今江隄人謂一石為一儋儋音丁監切

春日憶李白

下園曰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絕薄殊極沈休

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一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

束於聲律能優故戲公曰飯顛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大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

白也詩無敵

敵一作數

飄然思不羣清新更開府

庾信本集序開府司

宗庾信字子山幼而清敏至春秋六十七齒魚者宿文更新詩又云庾信為車騎將軍開府

俊逸鮑參軍

約

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尺不然也又

云昭為臨海王參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然故公詩有是句蓋有譏也

渭北春天樹

謂北甫所居也

江東日暮雲

江東白之所居也

何時一罇酒

沈約詩勿言一罇酒明日

難重傾子孟皓然亦云何時一罇酒重吉李膺傾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

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

窳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

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

是詩一无數字

一簣功盈尺

簣土籠也書旒契功虧一簣

三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

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

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宋吳記漢章

帝一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即南中子母竹也

香爐曉勢分

即詩序云承諸焚香

是也

維南將獻壽

詩天保如南山之壽

佳氣日氤氳

易係辭曰天地氤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丁丁耕切伐木声也詩小雅伐木丁丁梁

王籍入若耶溪詩鳥鳴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

南言冒雪以訪張氏也

石門斜日到

林上

言張氏所居幽遠也謝惠連詩落雪灑林上

不貪夜識金銀氣

公言以不貪故夜識其氣

象也史記天官書大水外賊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鐵金玉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地鏡圖黃金之氣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鏡盤也

害朝看麋鹿遊

遠于願切離也公言張氏全身遠害於此寺麋鹿同遊也

乘興杳然迷

出處甫言不以出如介意也對君疑是泛虛舟鹿舟以喻虛己以遊世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之子指張氏也詩王風彼其之子箋之是也邀人晚興留雲潭鱣

發發齊一作濟鱣諸延切魚名發比未切發發魚掉尾盛貌詩衛風鱣鮪發發春草鹿呦呦鹿食草則

呦呦而求樂喻張氏之相招也杜酒偏勞勸魏武樂府可以解憂唯有杜康張

梨不外求言宴飲唯園果而已意勤不必豐美其物也廣志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潘安仁閑居賦張公

大谷之梨前村山路險古詩山路亦何險歸醉每無愁謂盜賊之險可慮路險匪无愁也

鄭駙馬宴洞中唐書睿宗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方鈞明皇臨晉公主皇甫淑妃

生下嫁鄭潛驩潛驩有孝行廣文博士鄭度之妹公集有鄭駙馬也臺喜過鄭廣文同飲詩繫白駙馬潛驩公

又有皇甫淑妃神道碑公時白衣天寶十載始上三大禮賊起家率府

主家陰洞細煙霧主家謂公主之家也留安且夏簟青琅玕琅玕石之

謂簟之色有如琅玕之玉也山海經崑崙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本草琅玕有效種是琉璃之類大者室也琅玕五品青者為勝出雋州

以西為白蛮國中及于闐國亦雅西
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
春酒盃濃琥珀薄璆琳玉屬

此言以琥珀為盃也前漢罽賓國出珊瑚虎龜琉璃琅玕
冰漿椀碧碼碯寒碼音馬碼乃老切玉屬此

一以碼碯為椀也甫有渴病故喜有水漿也魏文帝碼碯勒賦序碼碯出日西或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因以名陸機苦寒行渴飲堅水

漿
悞疑茅屋過江麓茅屋一作茅堂已入風磴霾雲端磴丁鄧切磴道

也言其石磴之高也梁冀大起第舍飛梁石陵
跨水道文選鮑明遠詩既類風磴復豫天井
自是秦樓壓鄭

谷王彥輔曰谷口斤駙馬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曰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皇聲鳳皇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隨鳳皇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簫聲漢書僕有谷口鄭子真終身自保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諾而終三輔决錄云子真名撲子真其字也時聞雜佩

聲珊珊指公主之環佩也

李監宅供本作李監鐵趙使曰按蓋在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服飲玩饌以奢聞於天下其多有異味重之句乃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王孫謂王者之孫亦相尊敬之稱韋信傳吾哀王孫豪家意頗濃屏開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 一九三

金孔雀

前漢罽賓國出孔雀鄴中記石季倫作金銀鈿屏風

為婿 褻隱繡芙蓉

褻而蜀切繡也謂繡文為荷花也崔顯盧姬篇魏王倚樓十二重水精簾傳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搜神記謝亂獲盛水朱符投之有雙鯉魚躍出即命作鱸一

座皆遍異味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魏志黃尚為司徒與司徒李元禮俱娶太尉桓

叔元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孫季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大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

言得婿如龍也或以童陸子雋字文英二說不同今並載之

又新添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力學隱徂徠山求王璘補兵

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側身潛遁璘敗知名後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任給事中御史大夫使李懷光於河中遇害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輩同

居但徠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巢父掉頭不肯住

莊子在宥篇鴟蒙附驥爵躍掉頭曰吾弗知也

東將入海隨

煙霧

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李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遊江東故也

詩卷長留

天地間

詩一作書

釣竿欲拂珊瑚樹

珊瑚似琉璃有五色青者入藥為上生海底

漁人常以網掛得之巢父亦善屬文賦詩有文集行于世號徠徠集今遊江東以漁釣為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惟餘詩集留人間與天

地相為長父而已西域傳罽賓國出珊瑚南州志珊瑚出大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

深山

大澤龍蛇遠

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之母美恐生龍蛇以禍其族巢父棄絕房色願養精氣

故云龍蛇遠也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惡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澈族矣杜預注龍蛇喻奇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也

春寒野陰風景暮

一作花繁

草青春日暮此序執別之時春已暮矣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

蓬萊織女迴雲車

一作乘

指點虛無是征路

一作虛無引歸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

謂神

仙之境樓臺殿閣皆變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迴轉雲車以邀之又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

征路即所往之路也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經者小民尔而骨當
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告以要言又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作炭
忽有一人焉青語以一卷素書焉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故以此
書授汝盛弘之荊州記鵝羊山石皆成鵝羊形云昔有威少卿者年
十四五兄令牧羊見一老人謂曰汝有仙骨可相隨去市人報其年
其兄兄至山見少卿送兄出問羊在否指謂石使令隨兄去

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一作我欲把富貴何如

草頭露一作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草頭露言不久

藥父名節諸公欲久留之奈藥父輕視富貴具如草頭露是以謝病告
歸也按于寶搜神記挽歌辭有悲露蒿里一章言人命如露上一之露
易晞其一章曰晞

上朝露何易晞蔡侯靜者意有餘靜謂蔡侯之為人恬
靜而勤意有餘也清

夜置酒臨前除除庭罷琴惆悵月照席按琴曲有別鶴
操蔡侯罷琴惆

幾歲寄我空中書空中書富謂鴈傳書耳因謂巢父此
一別去幾年得有書以相達也

南尋禹穴見李白禹穴在今越州會稽山上李白時在會稽
矣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司馬遷年二十

道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是也括略曰會稽山有石穴委曲黃帝
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曰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

甫問信今何如今巢父遊江東尋見李白煩道甫問其安否托
致意之辭也按別本云巢父悼頭不肯住東將

入海隨煙霧書卷長携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欲把袂苦留君
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多龍蛇花繁草青春景暮仙人玉女廻
雲車指點靈无引歸路若逢李
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志角弓詩

忘无放切潰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左氏昭公一
牛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獨韓子文言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
用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短褐風霜入

短一
作祖音賢布衣也前漢貢禹袒褐不完顏師古曰袒者謂僮豎所著
布長襦也褐毛布也揚雄方言自闕而西謂舊褌短者謂之袒也

還舟日月遲還舟謂九轉靈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就服之可
使延年此言白有仙風道骨所燒還丹亦可以遲

延日月缺後成也神仙傳劉根
曰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也未因乘興去晉書王徽之嘗居
山陰雪夜忽憶戴

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舟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
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尽而反何必見安道邪空有鹿門

期公自言无因乘興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与李白有效龐德公
隱鹿門山之期約也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後携妻子登鹿
門山採藥不返

飲中八仙歌

夢弼謂此歌當分四章一章章五句二章六句三章六句四章五句如此讀之

則用韻不相重疊也或謂當分八篇人人各異虽重押韻无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余恐不然也按范傳正李白墓碑公及賀監汝陽王西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公此篇无裴豈范別有所稽邪

知章騎馬似乘船

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

此之人迫近羌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倒用文乃所以戲之也公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鶴而老翁則似白鳥也吳越春秋越人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眼花

謂是也吳筠詩夢中難言見終成眼花

汝陽三斗始朝天

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遜儲位封為孟王薨諡曰遜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璣二歷太僕

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璣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竟至此

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

王璣詩又有贈特進汝陽郡王詩

道逢麴車口流涎

麴車也

王璣嘗酒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与卜句後封爵泉皆非實事特託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葡萄釀酒甘於麴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晉陸

眼花

撥百年歌自舌獨鏡口流涎白樂夫詩恨不移封向酒泉王李

唯也言根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也以其宗室受封故陽矣酒也

酒泉郡城下泉味如酒欲移封也見麴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

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

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一巨羌姚馥嗜酒人呼為馥羌

擢為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氏左相

不復呼馥馥辭封地即任酒泉太守

左相日興費萬錢李適

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

賞書決公務庭无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五載四月罷

自賦詩曰辭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回來言日

興費萬錢者如何曾曰食乃錢謂每日之興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

云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即貶死袁州而公天寶十載方以獻賦得

官疑非相与周旋者但能飲耳晉何曾為司徒性奢豪日食乃錢猶

飲如長鯨吸百川飲如長鯨言其飲之多乃所以戲

之也崔豹古今注鯨大魚也大者長

筋也

千里小者數丈鼓

浪成雷噴沫成雨

銜孟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為尚書李林甫為丞相遂罷適

為貴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為尚書李林甫為丞相遂罷適

之政事故適之以退辭賢路為辭所以諷牛李也適之金銀避以酒

自娛謂當世稱其賢不以酒荒而掩其大德也酒德頌先生於是捧

宗之瀟灑美少年

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

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阮籍詩朝為美少年何遜詩長安美少年

天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視造化如小兒耳晉阮籍字嗣宗性至孝

眼由是禮法皎如玉樹臨風前皎如玉樹言姿質潔白美丈夫也

蘇晉皆精通奧義或曰蘇晉字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

蓋彌勒佛即今世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

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謂逃去李白一斗詩百

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寶初客會稽與

節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去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人飲醉於

水麗面即令秉筆頌之成十餘章嘗沉醉殺上引足

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

上船船或作自稱臣是酒中仙不上船者不即時上船以其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集有詩贈白曰龍舟移棹晚蓋謂此耳或以蜀

人呼衫衫為船蜀方言無張旭三丕草聖傳此以張芝比張旭也吳郡張旭官至

此說當以公贈白詩為證

東幸府長史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呼叫狂走揮筆大叫以頭濡墨

水中乃下筆醒後自以為神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

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王愔文志曰

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李尤好草書李崔杜之法家之布帛必先

書而後練臨他李書水盡黑為世脫帽露頂王六介前張旭時人

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為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

卓羊曼栢鬢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悅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

他人決不敢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揮毫落

紙如雲煙嶧岳揚州諫勳翰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

驚四筵唐史拾遺焦遂與白號為酒中仙口吃對客不能出言醉後酬詰如住射時目為酒吃

贈韋左丞丈濟

嗣立之子天寶中濟受尚書左丞見素乃倭之子天寶

十三載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上幸蜀

次巴西詔兼左相今有上韋左相詩自註云見素此詩

贈韋左丞是為濟也杜田云左丞韋濟也唐書韋思謙

高宗時為尚書左丞武后時同鳳閣蘭臺三品子承慶

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

左轄頻虛位

按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舊唐書劉洎疏曰尚書萬幾實為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

八座比於文昌

今年得舊儒皆以紀相門韋氏在經術

漢臣須

一作官漢韋賢父子時議歸前烈前烈前輩也指

天倫恨莫俱

悼韋常之卒也此鴿原荒宿草韋嗣

二子常濟知名文融薦常有經濟才擢侍御史出為陳留太守故有是句詩棠棣奇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篇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

鳳沼接亨衢言累世為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為

子並為宰相故有是句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皇他諸君賀我取中書疑遂晉人比天上鳳皇他魏徙中臺郎

視草職于祕書晉乃曰中書政事機密如僕尚書郎執筆禁中晉人以疏管浴鳳丹此比之地以比省鳳以居中英豪自比中書四戶起

於晉西王母大有妙經曰伯海豸龍丹池浴風晉謝元暉直中省詩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情翠下伯玉赴中書省詩躍麟鳳池中揮翰紫宸裏范雲贈王中書融詩

有客雖安命甫自謂也莊子德充符

拜官青瑱遠望鳳皇池

若命衰容豈壯夫揚子吾子篇雕蟲家人憂几杖几老者之

者之所倚以其老也故為家人之所甲子混泥塗左氏襄公三

夏月令仲秋之月養老投几杖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老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与

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二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孟曰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農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

又矣乃武之罪也不謂矜餘力論語行還來謁大巫大巫

也吳志張紘見陳琳依武庫賦嘆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此少於文

章而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談今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

氣不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調眷慕於章老驥思千里

魏武樂府老驥飢鷹待一呼老驥飢鷹皆用自喻也吳志陳登謂

伏櫪志在千里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一作折骨效

則為用飽則賜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意有求於章

杜位宅守歲

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

守歲阿戎家

戎王叔原作戎蘇子瞻作咸謂阮咸也叔原引王戎字濬沖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與戎父

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姻語不如與阿戎談按蘇子瞻與戎子由詩有云

頭上春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蓋以戎為咸也余考之甫集又有送栢二別駕因示從弟位詩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老斑鬢

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咸者亦未是疑是杜位小字阿戎也

椒盤已頌花 晉劉琨妻元日獻椒

花頌曰吳穹周迴三朔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此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崔寔四民月令正月率妻孥上祭祀祖祿子婦曾孫各上椒酒於家長指觴奉壽故放如也周處風土記正旦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栢頌椒花酒更信正日詩椒花逐頌來

簪喧握馬 言朋友會宴也易 列炬散林鷗 言炬明而 四十

明朝過飛騰暮景斜 公於天寶九年冬預朝獻明年奏三大

年官猶未定宜其感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莊子養生篇

而不知也 戴之切故有是句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吾生也有涯

無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見素

范温以此詩為韋見素趙叟以此詩為韋儋魯言又謂
集又有上韋左相二十韻自系曰見素未知孰是若從
范氏趙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相若從魯氏說則此詩
當題曰左丞按唐書韋儋本傳稱天寶中授尚書左丞見
素乃儋之子襲父爵鼓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
書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從幸蜀次巴
西詔兼左相子調郭位至給事中孫覲為尚書左丞致
之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
十有九歷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寶十年獻
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
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瀾州陷賊中肅宗至德二載
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
琯以宰相總兵與賊戰傷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為賊所
敗由是得罪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貶甫為華州
司功甫既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為山東之遊遂作
此詩辭韋左丞明已無罪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
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蓋謂此行為尋李白故也

紉袴不餓死

紉胡官切素絲也袴舌故切脛衣也班固傳序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繡紉袴之間非其所

好也東晉之居釋癡客難丹墀步紉袴之童東野垂白顛之叟

儒冠多誤身

紉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餓死謂隘

唱爵賞也然餓之義有二絕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用蓋有激

而言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軍功取封侯其子爭自強悍至于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覆甲出戰皆寂寥不用以此

誤身者多矣按集甫有贈鮮于京兆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有曰儒術誠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鬪儒又送楊判官曰儒衣山

鳥恠者皆歎武夫得志傷儒道之不振也蓋軍兵之際山鳥見儒衣猶且恠駭用以此時唯以文儒為務得不誤身乎記儒行篇冠章甫

冠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丈人尊長之稱指韋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

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也易師貞丈人吉曰前爻單于曰爻天子我丈人行又王邑請召賓客稱賤子後從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

禮表具陳效啓甫昔少年日

少一作妙

早充觀國賓

充一作就甫於開元

二十五五年嘗預京兆唐貢易觀卦觀國之光利用賈于王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无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賈捐之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載

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所識傳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魏文帝典論傳武仲下筆不能自休曹植

下筆成章孔文奉表賦料揚雄敵前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賦甚麗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為式乃作甘泉校獵河東長楊四賦詩首于建親世說魏文帝嘗令弟東向

建余謂用以揚雄之賦与己相敵以子建之詩但王曹植七步成詩植字子

親近於己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李邕求識面

李邕江都人唐新書用少負不自振客各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

往見之初邕既冠詣李嶠求見秘書嶠曰秘閣乃卷豈首假可窺未

幾嶠警問奧篇了辨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

宗邕立陛下大言曰曠諫社稷大計當聽后色解可擢奏邕久外入

朝人傳其眉目夔與至平陌聚觀中王翰願下隣作同王翰并

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標多名馬家有妓樂喜詩酒文士祖詠杜華

嘗在座即度張加正偉其人厚遇之入登臺閣一時傑人憂溺謂唐

李邕有才名後進相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叢觀傳其眉目有異唐

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

居使汝与王翰為隣蓋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出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也左氏昭公三年子先卜隣矣

謂頗挺出一一作特立登要路津古詩云何不策高足先登要路津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擬特

与律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要清

而不要則无權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耳要乃為美官用方召試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意
 寥寂不獲致君与澤民也隱論者隱逸之士也甫所不見於用辭阿
 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如林類之行歌拾穗必為隱論之徒非議矣
 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門荷蓑之徒亦若此尔夢弼按列
 子天瑞篇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注古之隱者也後漢方術
 傳解奴幸張貂皆能隱論相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
 論類延年詩立俗流說神仙 騎驢三十載 公有詩云迎日東
 恰隱論鮑昭詩孤賤長隱論 醉高詩舊集不載後漢尚胡騎野入市昔阮藉騎野到郡任彦昇詩
 手東粘鬚洛陽无限丹青手懷有工夫足得无王維遂依子美騎驢
 結截三十載陶淵 明詩閑居三十載 旅客京華春朝扣富兒門 朝隱遙切早也
 切擊也。鮑昭詩結文 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暮隨肥馬鹿殘盃與冷炙 炙之夜切
 家訓君子无故不徹琴瑟惟不可令有私蓄見役動買處 肉也顏氏
 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尔曹乎 到處潛
悲辛 駢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駢而已昔李
 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前尚与吾走馬華
 陰縣裏不許我騎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駢甫既辭何西尉
 貧在京師自未賦之前迨今凡三十六年矣賦賦時年四十京華
 者言京師如繁華之地當春月相追逐繁絃脆管无如不有甫獨旅
 棲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之門擊刺求見暮則隨其後聖去為
 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謂雅麈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曰炙冷炙謂

伯炙也甫既貧賤糊口京師貴游薄之持
我以殘盃与冷炙深使人暗地抱悲酸也
主上頃見徵歎然欲

求伸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青冥却垂翅踏踏無縱鱗

鄧切踏徒孟切失勢兒主上肅宗也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歎然如屈
雖久執事志欲求伸當此之時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論房瑄不宜罷不
期貶華州司功謂如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曰魚可以縱擊今反
踏踏盖傷其得罪也矣海賦踏踏窮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平若

巨魚縱
大壑
其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

句新竊效貢公喜
前漢王吉字子陽与貢禹為友世林王陽
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絕交論王陽登則

貞公喜罕生斯而因于悲按集有
曰徒懷貢公喜又曰貢喜音容間
難甘原憲貧

莊子讓王篇原
憲居魯環堵之
室攻以生草蓬戶甕牖桑以為樞上漏下濕丘坐而絃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无財謂之貧季道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俊巡而有愧色
焉能心

怏怏
能一作知怏於亮切不足也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
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高帝紀心常怏怏韓信傳

居常鞅鞅顏師
古曰志不滿也
祗是走跋跋
跋跋七倫切跋
跋行走兒
今欲東入海即

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大華西連
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

塞連蜀東西數百里亦曰終南迴首清渭濱常擬一飯報范曄傳一飯之德必償孔融傳一飯

之養必報李固傳竊感古入一飯之報况懷辭大臣丈人大臣皆指辜天也辜大與甫相厚善而知甫為真率

故有拾遺之權當此時喜得辜推引故效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

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誠使臣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

快快於朝廷祗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韓信既滿為淮陰侯常

快快不樂意在怨君甫則不然跋駿奔走之狀山東馬海之郡唐都

長安長安即秦地南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南既適東必

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

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賦風心不忘

君一飯之因嘗欲如靈輶之報盲子况辜文白鷗波浩蕩波或

之知甫豈止一飯乎其去之之義為如何耶非是蕩行浪切浩蕩廣大兒南越志鷗水萬里誰能馴馴松倫切從也

韋文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思乎雖然如是甫之无官守言其進退綿綿然有餘裕直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奉留贈集賢院崔子一學士

匡輔 休列

昭代將垂老

昭明也代乃世字諱太宗諱天明也代乃世字諱太宗諱天明也代乃世字諱太宗諱天明也

途窮乃叫閭

言叫天子之閭而怨之也公時奏三大禮賦投延恩廳按唐百官志朝堂四廳青廳曰延恩丹廳曰招諫白廳曰申寃黑廳曰通元六省

門下四顧東曰延恩懷材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公後進賦西嶽獻
進鵬賦亦投延恩賦揚雄甘泉賦選巫咸考四帝閻張衡思之賦叫
帝閻使闕扉方
觀天皇于瓊宮 **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之公賦三賦而帝奇
文彩動人 **天老書題目** 按公獻賦之後帝命宰相召試文章天
主是也 老指宰相也論語摘輔象曰黃帝七輔

其一曰天老天老授天籙宋筠注天教也黃帝天老授禹張衡應問
曰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引帝王世紀曰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者配中
台五聖配下台天老黃帝相也李白鳳皇臺置酒曰明主越羲軒天
老坐三台公試文初尉西河再命率府上西嶽賦曰臣杜陵諸生國

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 **春官驗討論** 春官指禮部也公獻
制於集賢試文章再降恩澤 賦後召試文章于集

賢院而春官考之也按集有云集賢 **倚風遺鴉路** 鴉與鷓同倪
李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 歷切水鳥也

公言倚順風而往矣反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甫以喻
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隨**

水到龍門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以喻因奏賦
待詔集賢院而試文章也龍門在河中府三秦記龍門

魚上則為龍不上 **竟與蛟螭雜盜無甞燕雀喧** 孟一作堂無一
則點額曝腮也 作聞謂到龍門

而不過則猶蛟螭也遺鷗路而不 **青真猶契闊** 一作青真
進則不免為燕雀之所喧笑也 連嶼洞

厲不能翻 尉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西河 **儒**

尉不行改右衛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嘆也

術誠難起

公曩是時武吏見遇而傷儒冠之誤身也

家聲庶已存

杜陵有南北杜皆名家故公有

詩云名家異出

故山多藥物

故山指襄陽之岷山也公先本襄陽人徙河南鞏縣其在長安則居

杜陵人是也

勝槩憶桃源

桃源在鼎州陶淵明桃花源記晉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于杜陵襄陽至鼎州无三百里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者異之捨舫復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遂不復得路

欲

整還鄉旆

甫既不見用遂有歸故山採藥之具也

長懷禁掖垣

懷謂思念集賢院崔于二李士

也李士院在禁中禁中有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甫獻三賦大禮賦

醉時歌

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諸侯則曰不醉無歸竹林七賢或為困飲或為多飲大抵賢人不遇則

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已故曰醉時歌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唐書明皇

天寶九年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鄭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紛

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詐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子置廣文

出身一公常謬稱述故有是句

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度乃就職久之兩壞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
館自是遂廢在官
貧約其營如也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臺一作華衮者衮同也言衮同无別

之甚也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省臺省清要之職今也賢不肖无所甄別使小入得以衮同而登之是以鄭虔取与之並准孟甘心居乎冷官按唐書玄宗致廣文第以虔為博士而以官冷言者蓋玄宗窮兵於遠不留心於經術其後官解頰頰萬吹國一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也

紛紛厭梁肉

前從朱邑傳飽者甘糟糠糞餘梁肉肉晉傅咸曰今之賈販皆厭梁肉

廣文先

生飯不足

飯甫遠反餐也甲第謂楊貴妃兄國忠賜宅京師以甲乙丙丁次第也國忠之進特以妃寵而辭高祿厚

屢反乃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秦食蓋謂此也按徐堅曰宅一曰第從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比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

先生有道出羲皇

羲皇謂伏羲氏也晉陶潛傳言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德尊一代嘗臧

先生有才過屈宋

才一作文一作所談屈宋謂屈原宋玉也

軻

軻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反接軸車也一曰軻軻失志也楚辭七諫篇然軻軻而雷滯軻或作坎軻或從土又同

古詩坎坳多辛苦注不遇也

名垂萬古知何用

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辯非无才

也語其得道則未也今慶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惜夫坎軻不得志而去果何益哉

杜陵野客人見

嗤

杜陵元帝紀在長安南五十里後漢志京兆杜陵杜預曰故唐杜氏也光武紀延岑破赤眉於杜陵注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万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陵有云杜田有云少陵有云下杜其實皆杜陵也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也杜陵有南北杜比皆名家故公詩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

窄鬢如絲

窄一作空一作被褐奈短一作短褐身窄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被褐短褐言貧約衣不掩脛也老子七

日糴太倉五升米

太一作泰日糴言无宿儲也太倉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曰食

時赴鄭老同襟期

鄭老指慶也同襟期謂如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傅林衡有逸才与孔融依尔汝交时衡年二十餘融年五十痛飲真吾師真一作直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得錢即相覓甫有詩云賴有藪司業時与酒錢是也不復疑者不以妻子擲肘有嫌疑也甫与虔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

其相忘如此相忘虽无少長至若虔之痛飲真令甫北面不可不屈服也故曰真吾師也世說王孝伯云伯得嘗无事痛飲讀萬騷

可稱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雨

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益不發動酒與耶簷花乃簷前夜雨細如花也或以簷花為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但覓覓高

歌有鬼神言歌声之幽怨也焉知饑死填溝壑左氏昭公十一年傳擠于溝壑

前漢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饑死溝中耳沒豎傳臣自以為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前漢

相如鼓琴卓文君好之夜奔相如与俱之臨邛乃今文君當壚相如身著犢鼻褌与庸保雜依親滌器於市中

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王莽時刘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

事而豐子尋斃子荼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荼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忠不能自免

其故廼刘荼嘗從雄李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凉師為之

語曰唯寂先生早賦歸去來晉陶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

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改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邪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予謂先生指度也以相如之逸才尚
日操器賣漿以揚雄之善奇字不免投閣自殺古人不遇如
是何獨我輩哉是以甫勉度賦歸去來欲其弃官而去也 石田

茅屋荒蒼蒼吾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上盜跖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愴慘七咸切戚也生前相遇且銜盃石田

乃沙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度
雖貧尚有饒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效子雲仕於亂世以陳投
閣之禍况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負詩如孔子号為真儒終以不
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
為塵埃則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淨利皆不足慕要之歸終一死
生前相遇日以酒同遣適真他不足慘愴區區然以為憂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橋在万年縣郭外之西南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谷口舊相得谷口鄭子真與王鳳

也王真傳京谷口有鄭子真修身自保王鳳以禮聘子真不屈揚子
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山真
豈濠梁同見招濠梁以莊惠而喻甫之陪廣文也莊子至樂篇
其獨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儷魚出遊從

容是魚
樂也
平生為幽興為于偽切
未惜馬蹄遙薛道衡效今體詩一去无消息何能

蹄惜馬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章一作重非食貨志木千章類師占曰大材曰章
卑枝

低結子接葉暗巢鷺鮮鯽銀絲鱠香斤碧澗羹翻疑

拖樓底拖徒可切正船木也
晚飯越中行越地盛有斤魚行船中多

萬里戎王子趙子擦曰戎王子說者以為月支花名或曰本
何

年別月支支章移切国名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注月氏西域大

月支国居臨氏城去洛陽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初月支為匈奴所滅

遂迁於大夏夏取為富盛諸国稱之皆曰貴霜王其故号大月支又旁

南山北波何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支
異花開絕域滋蔓接清池漢

使徒空到趙子擦曰張騫使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神農竟不

知趙子擦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也或曰月支西域国

異花雖張騫之至博望神名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他語皆

農之辨草木猶為未徧也露翻兼兩打打徒挺切擊也開折漸離披

漸舊作日宋玉九辯白露
下百草芳掩梧楸以離披

旁舍連高竹 踈籬帶晚花 碾渦深沒馬 渦鳥禾切 藤

蔓曲垂蛇 垂一作藏 詞賦工無益 無一作何 山林跡未賒 盡拈書

籍賣 稔正作拈如兼切 廣韻指取物也 來問爾東家 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籍多故甫欲依之以就

其子曰家語孔子東家亡也 邴原傳曰原遊季詣孫松松曰君鄉里鄭君季者之模範也 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亡也 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亡以僕為西家愚夫耶

剩水滄江破 剩通作賸 殘山碣石開 殘山謂假山也 滄江碣石山水之雄者也 言何將軍山林

之樂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也 綠垂風折筭 紅綻兩肥梅 銀甲彈箏用

李義山詩十一季 彈冠銀甲不曾卸 金魚換酒來 魚一作盤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 興

移無洒掃 洒色賣切 掃素報切 又皆如字 讀 隨意坐蒼苔

風磴吹陰雪 磴丁鄧切 石梯之道也 雲門吼瀑泉 瀑薄報切 又滿木切 瀑布水流也

酒醒思臥簾 衣冷得裝綿 得舊作欲 野老來看客 言少有人到也 何

魚不取錢

言魚之賤也

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

棘一作棟霜似切木名

茵陳春藕香

本草茵陳部茵陳經冬不死因舊而生

故脆添生菜美

言生菜生而得茵陳春藕愈添其美也

陰益食單涼

言鋪食單於棘樹之

下陰益其涼也謂之益則山中已涼矣

野鶴清晨出

作至

山精白日藏

言地僻也

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聞其声千歲蟾蜍食之

石林盤水府百里

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

過古禾切經也

走馬定昆池

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樂公主与長蓋公主竟

起第舍以俊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定昆池廣袤數里

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池言可抗抵之也朝野僉載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

醉把青荷

葉

青荷葉不盈也

狂遺白接籬

白接籬巾也晉書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豪族習氏園池置酒輒醉名之曰

高陽地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酌刺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李鞞問葛強何如井州兒

刺

船思郢客

刺七亦切穿也郢楚都也楚人善操舟

解水乞吳兒

乞立既切與也吳人善泚水南人謂北人為倉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此常語也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

頗隨 秦山即秦嶺在號州關鄉縣南周回三百里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羅幃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 謂欲歸也 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 住一作注水住言水

欲駐也 回首白雲多 一作雜花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

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顏延年謝監詩朋好雲雨垂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東橋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言欲重過士人所以託為問訊其竹

而報許之也褚炫詩問訊南巷士 倒衣還命駕 倒衣為聞報而欲往急命駕也詩齊風顛倒衣裳晉曰安服葛

康高致每一相 高枕乃五簷 王人尤間故客至則安之若五簷也陶潛詩五簷亦愛五簷 花安

鷺捐蝶 安吐火切安也謂花枝帖安之際而有鷺捐掠於蝶也 溪喧懶趁魚 謂溪聲喧沸之中而

有懶趨逐於魚也重來休沐地休沐言休息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王彥輔曰詩人張詠與人遊山飲宴值兩酒肴散失惟存樽瓶沙沉榻未移

樽與榻皆前日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犬迎曾宿客鷓鴣護落巢兒

師古曰犬迎客鷓鴣恐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雲薄翠微寺翠微寺正觀十二年

太和宮也天清皇子陂十道志皇子陂在万年縣西南二十五里陂比原上有秦葬皇子塚故因以名之按集有

贈鄭虔詩皇陂岸比結愁亭是也向來幽興極步履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

十里所有故臺其基其外寬博世俗云平臺也春風啜茗時石欄

斜點筆置硯於石欄之上也桐葉坐題詩題詩於桐葉之上也翡翠鳴衣桁

桁協下狼切屋橫木也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一作自逢沈約詩日色下衣桁

來往亦無期言平臺上地辟靜謁翠蜻皆馴自今幽興已熟是以往來无期刻也

頗恠朝叅懶應耽野趣長兩拋金鏤甲苔臥綠沉槍

甲言金鑲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甲弛於兩槍卧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矣也可知矣北史隋文帝賜張禰綠沉槍甲獸文具裝蔡琰詩金甲耀日光

符頌植以蒲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陶潛傳夏日虛閑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當宿相留可判年

判年謂半年也

蹉跎暮客色

楚辭驥垂兩耳

兮故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

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

日一作路

歸山買薄

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言未霑微祿此為布衣時也今年四十歲方奏三賦召試文章

故此言沽祿買田恐不遂意亦欲歸老山林也

戲贈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

繫一作置非劉越石扶風歌繫馬長松下歇鞍高上巔

醉

則騎馬歸

則樊作即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輒醉時有兒童哥曰日夕倒載歸路無所知時二能騎馬倒著白接離

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

作四一

坐客寒無氈

氈請延切席也按唐

書鄭虔傳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載坐客寒無纒則知公之作真詩史矣後僕舟馳夷能作旄纒晉吳隱之有清操爲太常以竹籜爲屏風坐無纒帶賴有蘇司業類一作近時時與酒錢與作乞乞上既切與也按虔始爲廣文館李士生嗜酒不治事數爲官長所訶怡然不以爲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僞署後竄扁坐免官故至貧窶推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與之甫集有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莫長哥舒部之裔也

今代麒麟閣

漢武帝獲白麟遂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宣帝甘露二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

一人於

何人第一功

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爲第一

君王自神武

君王謂玄宗也

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材摠覽英雄

駕馭必英雄

只志張昭曰吾君能駕馭英雄

開府當朝

傑

玄宗即位自負神武好開邊境駕馭英雄之士以爲將帥哥舒翰於天宝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將校參謀甫意哥舒特

膺帝眷必立大功爲當代麒麟閣第一人有如漢之蕭論兵邁古

何也唐制開府儀同三司二司者三公也從一品官也

風先鋒百戰在

伐吐蕃也翰軍攻吐蕃石堡城遂以赤嶺為西塞

青海無傳箭

胡人每起兵以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

傳箭以警其睡也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无警也翰軍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於龍駒島而吐蕃不敢近青州十三州

志臨羌縣西有卑禾海謂之青海

天山早挂弓

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然祁連山在伊州

一名雪山挂弓言休兵也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廉頗仍走敵

謂敵既竄走畏翰之威如

良廉頗也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

魏絳已和戎

謂戎來求和感翰之德如

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

之語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

每惜河隍棄

乃河曲禁隍以備寇也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如河隍江嶠間王忠嗣守河隍為寇所敗惜其弃之已久未收復也

節制通

翰天寶十一載冬入朝呈攻守計十一載春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隍之久弃欲得翰收復之故使之

節度河

智謀垂厖想

方謀復河隍而為帝所系想也

出入冠諸公

明年遂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此言收復開拓之功也按翰傳云攻破吐蕃共濟收

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持低秦樹乾坤所包特繞漢宮胡人愁逐北謂翰之威武胡人愁

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師收曰北按翰本傳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翰乃使王誰得揚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慶關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无還者

宛馬

又從東宛於爰切國名謂胡

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援以為喻以美翰為言非所謂真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无草徑千里循東道阮籍詩

受命邊沙遠

邊沙一作軍摩邊沙指河西以翰嘗為河

西節歸來御席同

言翰復何隍功成而歸寵宴之盛也

軒墀曾寵鶴

言朝之膺寵非

如衛公有乘軒之鶴也左氏閔公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二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或者曰

按杜預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夢弼謂公借用之非為病也言帝得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

改獵舊非

能

太公六韜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焉非龍非鵬非虎非龍

茅土

加名數

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為壇凡建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受

青土他如其方色加以白茅授之歸國以方視壽以黃土首以白茅茅取其繁黃取王者履壽四方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左氏

山河誓始終

漢高帝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禮以異數

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杜業約說曰陔後功臣亦皆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考亡以顯其功賞

亦不細矣策行遺戰伐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兵不假戰伐故云遺也契合動昭融昭融

言帝之哲鑒也翰之用謀與帝意合故能聳動於帝也勳業青冥上青冥天也言高也交交

親氣槩中言翰以炁義感乎人也未為朱履客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

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已是白頭翁是一

甫自言未為翰之上客而頭已壯節初題柱甫自謂壯節有題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莊

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幾年春草歇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

樂府詩為客若轉蓬今日暮途窮甫自嗟其衰老也魏氏春

謝靈運詩春草亦未歇軍事留孫楚此言甫參

既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軍事留孫楚此言甫參

有如孫楚也晉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奕邁不群多所陵傲年四十

隙遂媿効秦軍不敬府主楚既擊包遂制弛敬自楚始也予按別本行

問識呂蒙

一作將軍拔呂蒙。行戶即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吳志呂蒙傳蒙字子明少

隨鄧當嘗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表雄自首承間言於孫策

策奇之引置左右又孫權傳權字仲謀權遣趙咨往使魏主問曰

吳何等主咨曰聰明仁知雄略之主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

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依腰間有長劍楊子吾子篇劍可以愛身

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甫將欲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也荆楚故事宋玉大言曰弯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

劉向別錄有麗人歌賦故甫因之作麗人行觀衛詩以碩人美莊公與申后蓋取其碩美之德

今公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刺貴妃姊妹之徒以艷麗之色而齊寵貴乎按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為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閣請乘馬於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為嚼轅組綉為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

三月三日天氣新

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

上巳晉東晉曰周公成洛邑因流

長安水邊多麗人

長安古雍州地唐開

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

繡一作畫古樂府云被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

之觀元巳之辰男

女妓服絡繹繽紛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

古樂府羅敷行

頭上倭墮鬢

耳邊明月珠翠微盃葉垂鬢脣

微一作為盃一作盃盃菜一作盃盃烏合切盃錄婦人

婦緣步搖詩珠花繁翡翠寶葉間金發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

袂穩稱身

袂一作被一作襟皆非也袂居業切又其輒切鄭玄注禮記云交頌也謝任伯謂袂當作板其間切爾雅

又曰袂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稱冒孕切宜也予謂腰袂即今之裾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此皆形容麗人顏貌衣裳服飾之盛曲盡其妙矣

就中雲幕椒房親

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右指貴妃姊妹兄弟之嬌盛也西都賦

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蕃實之義詩

朱泚殿上賜名大國號與秦 號秦指貴妃之姊妹以長安志及

恩出入 紫駝之峰出翠釜 謂秦駝其脊上有一肉高如峯然其

味最美也西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 水精之盤行

能為馳峯文王績遊北山賦慕翠釜而出金精 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傳奇集

素鱗 後漢西域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傳奇集

秋 犀筋筋厭飲久未下 西陽雜俎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

犀筋晉何曾曰食萬 平脫犀頭匙筋韋琳鉅表遊厠玳筵猥領

鐵猶云無下筋與 鸞刀縷切空紛綸 空一作坐縷切言切膾

山筋執其鸞刀以啓其毛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曰鸞

則發也公羊傳鄭伯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肉之刀鐵有和鋒有

鸞其制二鸞在鋒聲中宮商三和在鑼聲中角祉羽故先儒釋禮器謂宗廟必有鸞肉者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而後斷割也西征賦饗人縷切鑿刀若飛應

黃門飛鞚不動塵
鞚口送切馬勒也謂鞚勒其馬疾如飛也黃門謂中人之使者也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後漢百官志小黃門關通中外及中官以下衆事又有黃門長中黃門也明皇雜錄魏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騮使小黃門為御紫騮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鮑昭擬古詩飛鞚越平陸御厨

絲絡送八珍
絲絡一作駱驛甫言天子籠予之隆也絲絡謂天子遣使送御厨食相繼如繹絲不絕上句言不動

塵下句言送八珍乃知慎護天子所賜不敢有動搖也或謂尚膳貴嚴繫故以羅綺絡繹護之也按集有往在詩亦擗櫻桃枝隱映金絲籠是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謂洵熬淳母炮膠炮并擗珍清熬肝膋也

簫鼓哀吟感鬼神
鼓一作管潘岳金谷園詩管清且怨日宴

賓從雜遝實要津
從才用切隨行也還火合切逾也此譏其男女採雜也要津謂顯要當權之臣也魏文帝與吳質書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遝衆賢古詩先據要路

後來鞍馬何逡巡
逡七倫切退也鮑昭詠史詩賓御紛馳沓鞍馬光照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節道巡而不致進頭師古曰逡

當軒下馬入錦茵
軒一作道茵褥也言當軒下馬而發乎鋪地之錦褥

楊花雪落覆白蘋
覆敷救切蓋其氣勢洋洋然旁若無人也

者按按頭上花落狼藉覆地也或曰後漢孝文帝尊宣武靈皇后胡
 先華為皇太后後臨朝攝政淫亂幸楊白花以意言之則曠為正而
 楊花為邪言覆白曠者欲掩其惡也此詩托意為刺焉氏作柳子厚
 有楊白花詞云楊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江千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
 漸城鷓起盍廣子美之詩意也
青鳥飛去銜紅巾
青鳥為西王母取食者也
 紅巾婦人之飾所以覆食者也青鳥銜取之以賜觀宴者山海經三
 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首棲息於北山
 也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指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
 首鳥二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山北漢武故事七月七
 日上於承華殿忽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
 朔曰西王母降
是夕王母至
炙手可熱勢絕倫
作世
慎莫近前丞相嗔
近一作向炙手可熱言勢熾之重灼也丞相指楊國忠也貴妃用事
 其兄國忠為丞相勢熾薰炙中外觸之者即為齏粉故南所以成當
 時十大夫無為機切其黨以取禍害也按唐書國忠本傳時國忠代李
 林甫為相盛氣驕悖百察莫敢相可否又天宝故事國忠與虢國夫人
 書會夜集無復禮度時與虢國並誓入朝揮鞭走馬以為戲謔衢路觀
 者无不駭歎後漢相帝時童謡曰春梁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
 臯奇之奉有道調封上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武威郡節

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是時甫送
以此詩從翰入朝翰盛稱之於上前拜適左拾遺祿山
亂適佐翰守潼關翰敗適走行在適年五
十始留意為詩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之

崆峒小麥熟

崆峒苦紅切峒徒紅切西方山也唐志安定郡保定
縣有崆峒山梁史寰宇記禹迹之內山名崆峒者

有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其一黃帝問道
之所則專主汝州梁縣翰先為隴西節度副大使天寶十一載兼河
西節度使破吐蕃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臨洮郡則此詩所謂
崆峒指翰所在也又寄適詩云主將收才了崆峒足凱歌其意蓋同
也又贈田判官詩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時蓋謂翰入奏也壯遊詩云
崆峒殺氣黑則指明皇用兵汧隴比黃帝也史記黃帝代神農氏諸
侯有不從者從而伐之未嘗益居東至海西至崆峒韋昭注在隴右
九域圖志岷州和政縣有崆峒山按爾雅崆峒字又作空同漢桓帝
時童謠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獲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主將焉用窮荒為

公指高適也主將指哥舒翰也是時吐蕃
入寇玄宗遣哥舒翰鎮武威西北地寒時

且願休王師

且一請公問

晚小麥熟是五月之時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天下安平遂貪逸
功開拓土地致有吐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
民得收穫小麥是為生民之本請高適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
地只師勞民俾民不得獲麥乎且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
不可以耕魚得其地果何益哉此甫以忠言諷之也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鷹喻高

適也魏國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
侍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

則為用飽則揚去布意乃解晉載記
慕容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

兒鷹之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免劍一鼠得一禽飼一雞
飢而後可用也譬如高適豪傑之士其肯為哥舒翰用乎是故卑

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側翅以隨
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往武城此必然之理也幽并二州

逼近羌戎其俗多游俠之士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
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按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飾金羈

連翻出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

辭王業切擊也謂適以封上尉不得志云是以辭捶楚之刑矣此
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責也子按韓愈寄三季士詩云判司卑官

不甚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笞身
滿瘡天知唐之參軍簿尉有罪即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明矣及觀

唐代宗命判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
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貶奏充參軍簿尉乎
借問今何官

音切又
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今世穢能子觸熱向人家集韻
音戴耐不撻事也武威郡在漢故匈奴休屠

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北涼沮渠蒙並都
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摠管府大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

答

云一書記云一作言甫問適今已辭捶楚而為何官蓋適之行期
正當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為翰堂書記

也書記謂掌護兵符
軍機露布之任也
所媿國士知
賈誼傳豫子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

實不易知
易以政反輕也范曄傳侯羸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更須慎其儀
儀

作宜適既媿荷翰以國士禮與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為
易得當小心謹慎無恃材高驕傲於主將則為失人也諺云相識編

天下知心能幾人故曰人不易知古人於別離有財則贈之以財無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酣登吹臺為人豪放不檢甫恐彼疎脫於翰故
戒以慎其儀也詩抑篇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十年出幕府
李

傳幕府省文書類師古音義曰莫府者以軍幕為
義古字通用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也
自可持旌麾
廣

作旗一
此行既特達足以尉所思
一作亦足尉遠思大將行

幕為府以避風雨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都高適今在翰幕府為
書記十年間出須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慰甫

懷思之情而
無所恨也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大唐佐切又徒太切

成名遂亦多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傳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
甫既勉適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復以老大言而尉之也古

樂府詩少壯不努力
常恨結驩淺
左氏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

力老大徒悲傷
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任彥昇詩

結驩三十載
各在天一涯
謂彼此平日多間闊而少相驩會
生死一交情
也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

如參與商

辰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離別不獲聚會者以之甫生平既與適少相驩會今又執別如參與商中

安得不悲慘也按左氏昭公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關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遷關伯于商上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迂實沈于大夏主參唐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蘇子卿詩昔為鴛鴦與鸞今為參與

辰陸士衡詩形声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惓惓中腸悲 樂府歌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驚風吹 驚風者回飈也鴻鵠一季千里陳勝云

鴻鵠不得相追隨 驚風者回飈也鴻鵠一季千里陳勝云

嗷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以鴻鵠喻適南以燕

雀自譬言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阮嗣宗詠懷詩室與燕雀翔不隨

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相連風揚黃塵障翳人目豈宜久居不知歸期當在何日也

以沙漢蘇子卿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謂邊城無冠綽有餘暇早寄我詩篇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魯舊 因寄高三十五

書記 時哥舒翰入奏勸蔡子先歸○按哥舒翰開府儀

同二司得自選幕府士希魯為都尉諫其麾下

天寶十二載冬隨翰來朝明年春赴上都甫時作此詩以送其歸幕府也

蔡子勇成癖癖謂好畧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彎弓西射

胡射食亦切弩矢發也健兒健兒一作男英雄記呂布謂曹姓曰卿健兒也魏畧賈逵曰此間无健兒耶闔死

陳琳詩男兒當格鬪壯士恥為儒如言治天下當用長槍大劍何用毛錐子是也官

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漢高紀謹守成身輕一鳥過槍

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雲幕謂大將鋪設幕次如雲春城

赴上都赴一作入此言希魯隨翰以天寶十一載冬馬頭金匣

匣匣口答切匣作答切匣匣謂金絡頭也古樂府羅敷行青駝背錦

模糊駝之背負物矣而以錦帕蒙之此之咫尺雪山路雪一作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域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注八寸曰咫十寸曰尺咫尺者言

不以為歸飛西海隅西一作青謂希魯上公猶寵錫猶王

上公指翰猶有錫命未突將且前驅突將謂希魯當住為前驅

已固當少留于京也以先歸也昔公孫述使延

岑拒臧宮六合三勝因令壯士突
之詩備風伯也執爨為王前驅
節度使故云黃河遠也前漢張騫傳白騫
紀其時貞所謂詩史也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陳藏器本草
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麩熱麩冷宜其然也何謂
以西白麥麩涼以其春種關二時之氣故也以地理志
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者也

因君問消
因君問消
因君問消

息好在阮元瑜
時哥舒翰節鎮涼州追幕上蔡子先歸二期正
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也按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將
及平原侯植皆好文李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
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璩字休連東平劉楨字公幹並相友善瑀本
受業於蔡邕建安中都功曹供欲使瑀掌記瑀終不屈太祖辟為軍
謀祭酒典論二文曰今之文人魯國
孔文季山陽王仲宣陳留阮元瑜也

贈田九判官梁亡
此篇美哥舒翰來獻捷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
趙子際曰崆峒乃隴右之山名哥舒翰於天
室八載為隴右節度使與吐蕃戰于石堡城

敗之拔其城更號神武軍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也或曰哥舒為安
西都護辟梁田上為判官上青霄言爵秩之高也予按北山移文干
青霄而直上翰字解

河隴降王欵聖朝
降胡江切服也欵納次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世語曰雲摩天赤氣也

世語曰雲摩天赤氣也

來降率地
宛馬摠肥春首宿宛於爰切国名首莫六切宿息六切首宿草名此言得吐蕃之馬矣

納款也
將軍只數漢嫖姚數所矩切計也漢一作霍

大宛最出良馬而吐蕃一帶馬
此以霍將軍喻翰也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票姚校尉服虔曰

首飄搖頻師古曰嫖頻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也苟悅漢紀

字作票鷄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
陳留阮瑀誰爭長阮瑀比田九也瑀為曹洪掌書記故以比田

之為判官也餘見前篇好在阮元瑜注
京兆田郎早見招又

田鳳比田九也三輔史錄田鳳字秀宗為郎交儀
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麾下賴君才

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麾下大將之所建麾下謂哥舒旌麾之

賴田君之才與諸俊並入甫可无意而甘
心於漁樵乎甫冀田判官有以薦之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鮮相然切鮮于復姓也鮑

紀十年昔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蠻戰于西坤何
敗績不見其為京兆豈先為京兆耶豈以節度為京兆

者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
王國稱多士詩文王篇思皇賢良復幾人王者之國號多

幾**異才應間出**一作世**爽氣必殊倫**謂茂異之才間世而生

所以美乎鮮**始見張京兆**前漢張敞傳穎川太守黃霸始以治

于京兆者也**宜居漢近臣**調鮮于以賢良而**驊騮開道路**喻

京兆尹**鶻鶻離風塵**離力智切去也喻**侯伯**

會遇之榮也穆天子傳**鵬鷲離風塵**其飛騰之快也**侯伯**

知何算文章實致身京兆尹古之侯伯也今鮮于曾中蘊畜

也**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子標曰惟其奮飛而晉擢徑

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轂**脫略蟠溪釣**尚書中

之下不可騎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也**脫略蟠溪釣**候呂望

其泥得玉璜**操持郢匠斤**此言鮮于之有斷也莊子徐无鬼

石鑿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雲霄今已逼**謂已迫**台皂袞**

更誰親言必見擢用為三公也上公應天上三公**鳳穴雛皆好**

此美鮮于之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

則天下安盜東京有崑上山產鳳皇說文鳳皇出東方君子之國過

崑崙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蜀麗統號鳳雛晉陸雲幼時嬰抱

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古樂府隴西行鳳皇鳴啾啾

一母將九雛吳競樂府解題云風將雛漢出曲名也

龍門客又新
言鮮于門下皆賢士也後漢李膺字元禮拜司

激
言鮮于之義声有似感激於人敗績自逡巡皆甫自謂也言多矣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數

敗績自逡巡
皆甫自謂也言我得罪退去而不獲進依托於鮮于也左莊公十一年傳凡敵大

途遠欲何向
崩曰敗績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天高難重陳
重儲用切再遠一作求主父偃謂日暮途遠喻人之衰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祈向乎

學詩循孺子
孺子一作子夏孺子謂劉越石詩弃置勿重陳也甫謙言能詩不過小子之李耳論語嗚貨篇子曰小子何莫李夫

鄉賦念嘉賓
念一作忝鄉賦猶言鄉李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不得同晁錯
晁正作晁馳遙切錯倉也詩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吁嗟後邾詵
邾乞逆切詵時臻切姓李之士錯在魏中對策高第

臣李賢良對策
上第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詵曰卿自以為如何詵對曰臣李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帝笑謂此甫

言雖忝與鄉薦
奈何不中第故嘆其不及乎晁錯邾詵也按明皇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恐上選詔斥已建言

因賀上野無遺賢
公此詩對詔罷歸公自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故

有曰忤下考工第又見元結喻友計踈疑翰墨時過憶松筠

文其年公與元結皆應詔而退言時已過矣則思隱於山林也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

天子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衛且隨諸

蓬萊殿橫紫宸殿北韋述常侍兩京記曰蓬萊殿紫宸殿北

彥集方覲薄才伸覲凡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禮賦帝詔待陰謀獨

為相國命尚書自比且下之破膽遭前政下園曰前政謂蕭昞也

秉鈞秉鈞謂李林甫揚國忠也甫以上疏璽房瑤為當權所疾遂見斥逐故有破膽陰謀之語詩節南山秉國之均均與鈞同

微生霄忌刻微生甫自謂也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蓋微論公卿者

神仙之丹青也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言契合在公卿之所又當恩澤下流之時而反愁餓

死者以見其不得立於朝也早晚報平津公以平津侯喻鮮于京兆尹也甫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

兆也按前漢公孫洪傳上李賢良洪為卒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叅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寄高三十五書記 適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按新唐書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有一篇出則好事者輒傳 主將收才子主將謂哥舒翰才子

適也翰為河西節度使收復高適之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也 崆峒足觀歌崆峒龍右山名觀歌皆適為之

韓詩章句振振而歌曰凱 聞君已朱紘謂適已增爵秩也唐志紘為四品服淺紘

為五品服詩采芑篇 且得慰蹉跎足慰甫渴別之情矣

寄高適 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楚詞屈原有招魂篇 詩名唯我共世事

與誰論北闕更新主謂肅宗即位也 南星落故園謂南極老人星以美適之壽也

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秋雨歎三首 並平仄二韻換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時吾兩傷物蓋政淫洪之所致也詩有此

風其涼正月繁霜雨无正風兩所飄搖之作皆刺時政不善也玄宗初用張九齡開元之間治平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亂軍旅數起

故陰陽不和恒雨若也百草爛死言虐政傷物也决明佳蔬也食之能决去眼昏以益其明喻九齡引忠諫諒開其聰明去其昏蔽時林甫進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用而憔悴其色故云階下决明顏色鮮也

無數黃金錢

葉蕭枝花無數不以風雨而摇落喻君子遭患難而節操愈固不凋喪也按神農本草草部决明子

生莊龍門川澤間考石决明明同功故有决明之號圖經云夏初生苗根帶紫色葉似首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其子作穗似青菉豆而銳也

凉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凉風以譬刻薄之小人時林甫國忠之徒

三嗅馨香泣

書生甫自謂也空于白頭言為國家憂而頭白也昔王羲之當晉亂終日撫鬚嗅香薰覺无言時人不免濁也故有吹汝急難獨立之語

蘭風伏雨秋紛紛

舊作蘭風長雨長讀去孟王荆公改作俠黃魯直云當作長一作東風細雨今作蘭風伏

兩翅子標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闌如謝靈運所寫蘭暑之闌伏如左氏傳所謂夏无伏陰之伏也師古曰蘭風謂

剪蕩之風伏雨謂三伏暑毒之雨皆非能生物者也以喻毒虐之政余謂當以師古說為是

四海八荒同一雲

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雨

普大皆同惟其害也

去馬來牛不復辨

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雨

俟諸涯之間馬童而牛角涇濁而渭清此易
不辨牛馬辨也陰雨晦冥其河水泛溢牛馬

以岸之遠而不能辨涇渭以流之混而不能分以譬昏亂之出忠邪

賢否混淆而无別也按水經注渭首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

北過狐道縣南上邽縣比陳倉縣西武功縣比槐里縣南與漆豐二

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山頭東南經新

南扶風至京北高陵與渭水合又東與漆沮水合經

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西征賦比有清渭濁涇

木頭生耳黍

穗黑木一作禾非詩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黍宜於高燥稷宜

於下濕兩陽得中故黍稷咸宜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

兩今苦雨木頭生耳黍稷盡黑故農夫無所望也時林甫為宰相

不能變調可知矣按朝野僉載春兩甲子赤地千里夏兩甲子乘舡

入市秋兩甲子木頭生耳鵲巢近地其
農夫田父無消息古者
年大水齊民要術作禾頭生耳誤也
歲不過三日恐妨農時也今農夫田父皆
負戈行役過期不反是以田萊多荒也
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詩小星抱
衾與稠毛裘傳衾被也鄭玄箋稠床帳也
相許盃論兩相直
年凶穀踊京城之內一衾一稠總換斗米但得相許何暇論貴賤之
價相當與不相當乎玄宗窮兵四夷民貧物貴如此其視太宗正觀
中米斗十二錢
得無愧耶

長安布衣誰比數

數所矩切說文計也長安京城也唐始都長
安布衣深衣也以練布為之長安乃繁華之

地貴遊乘高車駕駟馬甫困於布衣
誰復有比數者言不得備數而已
反鎖衡門守環堵衡門謂

為指堵堵也孟子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環繞其室以為守禦衡門
環堵貧者之居也既不得比數於長安之貴游是以杜門却掃安於

貧賤也按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衡門橫木為門言
淺隘也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莊子讓

王荊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丘坐而歌老夫不出長蓬蓬高長展兩切言舊之臣隱

棘也按莊子庚桑楚篇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將蓋垣
齋而植蓬蒿也左氏昭公十六年傳斬艾蓬蒿而共處之趙岐三輔

決錄注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稚子無憂走風雨走讀曰奏調賢路荆棘

無能為國家憂慮但樂禍幸災而已稚子指安祿山楊貴妃養為義
子甫詩有曰稚子敲針作釣鉤是也詩人多以風雨譬患難如風雨

所飄搖之類祿山為將生事邊疆兩聲颼颼催早寒颼字或

非樂禍幸災而何故云走風雨也胡鴈翅濕高飛難比
作颼兩聲催寒言寒之來有漸譬祿山之胡鴈翅濕高飛難比

叛謀漸著也顯延年秋胡詩秋至常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比
以物取况也丈夫以道去就者鴈之比也祿山叛衣冠陷于胡者不

可勝數雖欲脫身南來勢有不可譬如鴈以兩多翅濕而難於高飛
也古樂府詩願為雙鴈當是時玄宗幸蜀車駕

民官吏瞻望天子杳無泥汚后土何時乾后一作厚汚汪胡切

消息故云未見白日也秋來未曾見白日濁水不流也言祿山

從化陽長驅而來普天之民咸墜奎炭故云泥汚后土也木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乃后土何時而得乾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
王徵士琅邪王徽

今秋乃淫雨

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此常理也當旱乾反為淫雨乃陰氣淫洩巨侵君之象也亦雅久雨為淫

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仇陰淫雨蚤降

仲月來寒風

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月寒風早來陰陽不調寒暑

此故也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

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兩施公詩云安得誅雲

師今羣木皆居水光下万家皆在雲氣中言水潦張溢雲氣凝結以喻天下之民咸墜於塗炭也趙子櫟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万家一作万象非是且既言万象則上不應言羣木也莊子雲氣不待族而兩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

行潦

行潦流潦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

九里信不通

師古曰九者陽

數之極九里至近奈何為行潦所礙雖有所思欲通音問而不能達况漢東之遠乎趙子櫟曰指隴西公主徵士之所居為苦雨所隔斷

乃九里不通之謂也

悄悄素湓路

湓素簡切水名唐天宝元年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湓水開廣運漕西江賦西有

玄灑素湓

迢迢天漢東

水潦所礙是以素湓之路天漢之東悄悄既行人迢迢相問隔音問阻絕不獲

相通陝西有澌水漢中郡琅邪郡皆在天漢之東南居西瑯与徹居
 東時阻於嶺山之乱人皆壘弱是以托意於兩嶺而思漢中王瑯及
 琅邪王徹也何孟括地象曰何精上为天漢隋天文志天津九星一
 星不備關梁道不通晉志曰天津橫天河中一日天漢天漢則中謂
 橋之所長安志於中謂橋引三輔黃圖曰願騰六尺馬馬一作
 謂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願騰六尺馬馬周禮
 凡馬八尺已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劃忽來切
 作超然懽笑同公指瑯与徹也劃猶言以刀劃開如披雲霧
 君劃青天是也甫欲騰跨馬皆疾若飛鴻劃見二
 公子面与之同懽笑也然鶴乃高飛遼卒之物謂之孤征蓋以其群
 飛則意猶遲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此乃述其懷思之情至切也

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胡在北越在南雖然如鳥之奮
 促於樊籠而不得騁也詩云折柳樊圃樊籬離也時兵革遍天下動
 則拘礙无所適從真若局促樊籠之中者也前漢景帝曰局促如轆
 下駒仲長統曰人事可遣何為局促南史陽休之不樂典選久曰此官笑是清華但如吾真賞是樊籠矣

一飯四五起飯甫遠切餐也
 飯甫遠切餐也憑軒心力窮身既局促是以寢食不遑安歟雖一飯之
 切餐也憑軒心力窮間四五起問消息以至憑軒檻心力窮足
 蓋傷罹乱之世人无所安居有如嘉蔬没溷濁溷胡因
 此也是詩之寄豈直為舌兩作乎嘉蔬没溷濁切乱也

時菊碎嘉蔬所以養人菊當秋宜得其時今因淫雨之久蔬爛於
 泥塗三菊碎于榛叢以與賢人君子當祿山之乱小人得時

君子賢人困於時政之類苛而失所也宋玉風賦駭涵獨揚腐餘鷹隼亦屈猛隼鷹戶切急疾之鳥也鷹隼當

秋時宜於擊搏將帥於斯時出力平賊之秋也今乃屈猛蓋言諸將敗仰是以祿山得以長驅而來也按張華鷓鴣賦鷓鴣志以服養

烏鳶何所蒙烏鳶小民之比也官兵况敗小民為賊式瞻北

鄰居取適南巷翁兩潦阻礙所向不通隴西公王徽士况不

知清興窮掛席即掛帆也當是時賢人雖隱於漁釣可以保身煙

來石花掛席拾海月

南巷其局促如此以喻諸郡陷于賊土地自廢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